齊東野語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齊東野語

(二)

周密撰

齊東野語卷六

紹興御府書畫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燕。展玩摹搨。不少倦。嘗謂。好之篤。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搉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攷訂。邈不可求。爲可恨耳。其裝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成式。余偶得其書。稍加攷正。具列於後。嘉與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按津逮本作人）物之盛焉。

出等眞跡法書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跡（並係御題金各書妙字）

用克絲作樓臺錦褾　青綠簟文錦裏

大薑牙雲鸞白綾引首　高麗紙贉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軸（或碾花）

檀香木桿　鈿匣盛

上中下等唐眞跡（內上中等並降付米友仁跋）

用紅霞雲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贉

白玉軸上等用簪頂餘用平等　檀香木桿

次等晉唐真跡并石刻晉名帖　碧鸞綾裏

用紫鸞鵲錦褾　鐲紙贉

白鸞綾引首

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贉卷縫用御府圖書印

引首上下縫紹興印

鈎摹六朝真跡並係米友仁跋

用青樓臺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贉

白玉軸

御府臨摹六朝或獻唐人法帖并雜詩賦等內長篇不用疊道衣古厚紙不揭不背

用氈（按津逮本作毬）路錦　衲錦

柿紅龜背錦　皂鸞綾褾等
紫百花龍錦　白鸞綾引首
碧鸞綾裏
玉軸或瑪瑙軸。臨時取旨。
內趙世元鈎摹者亦用納錦褾。
瑪瑙軸
蠲紙贉
並降付莊宗古鄭滋。令依眞本紙色及印記對樣裝造。將元拆下舊題跋進呈揀用。
五代木朝臣下臨帖眞跡
碧鸞綾裏
用皂鸞綾褾
夾背蠲紙贉
白鸞綾引首
玉軸或瑪瑙軸
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
紫駝尼裏
用紫鸞鵲錦褾
次等簪頂玉軸
揩光紙贉
引首前後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或有題跋於縫上用御府圖籍印。最後用紹興印。並降付米友

仁親書審定題於贉卷後。

蘇黃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眞跡

用皂鸞綾標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蠟紙贉　象牙軸

用睿思東閣印。內府圖記。

米芾書雜文簡牘

用皂鸞綾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蠟紙贉

象牙軸

用內府書印紹興印

並降付米友仁驗定。令曹彥明同共編類等第。每十帖作一卷。

內雜帖作册子

趙世元鈎摹下等諸雜法帖

用皂木錦標　瑪瑙軸

或牙軸

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縫用內府書記印。後用紹興印。仍將原本拆下題跋揀用。

六朝名畫橫卷

用克絲作樓臺錦褾　青綠簟（按津逮本作絲簟）文錦裏

次等用碧鸞綾裏　高麗紙賸

白大鸞綾引首

出等白玉碾花軸

六朝名畫掛軸

用皂鸞綾上下褾　碧鸞綾引首

碧鸞綾託褾全軸　檀香軸桿

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皇朝名畫同

用曲水紫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

或瑪瑙軸內下等并謄本用皂褾雜色軸。蠲紙賸

唐五代皇朝等名畫掛軸。並同六朝裝褫軸頭。旋取旨。

蘇軾文與可雜書姚明數造

用皂大花綾褾　碧花綾裏

黃白綾雙引首　烏犀或瑪瑙軸

米芾雜書橫軸

用皂鸞綾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白玉軸

或瑪瑙軸

僧梵隆雜書橫軸陳子常承受

擕蒲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瑪瑙軸

諸書並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後用紹興印．

諸書裝褫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下引首一寸九分　經帶四分

上標除打擫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

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　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　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標除打擫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

下標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

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合長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

引首闊四寸五分高者五寸

應書畫面僉並用眞古經紙隨書畫等第取旨。

應六朝隋唐出等法書名畫幷御臨名帖本朝名臣帖並御書面僉。

內中下品並降付書房令裴禧書。

應書畫橫卷掛軸並用雜色錦袋複帕象牙牌子。

應搜訪到書法墨跡降付書房先令趙世元定驗品第進呈訖次令莊宗古分揀付曹勛、宋貺、張儉、龍大淵、藻平協、黃冕、魏茂實任源等覆定驗訖裝褫。

應搜訪到名畫先降付魏茂實定驗打千字文號及定驗印記進呈訖降付莊宗古分手裝背。

應搜訪到古畫內有破碎不堪補背者令書房依元樣對本臨摹進呈訖降付莊宗古依元本染古槌破用印裝造謄（按津逮本空一格無謄字）劉娘子位並馬興祖謄畫。

應古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並行拆下不用別令曹勛等定驗別行譔名作畫目進呈取旨。

碑刻橫卷定式

定武（按津逮本無定武二字）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

每行闊八分共二十八行

樂毅論闌道高七寸五分

每行闊六分共四十三行

眞草千文闌道高七寸二分

每行闊八分共二百行

智永歸田賦闌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闊八分共四十四行

獻之洛神賦闌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闊六分共九行

枯木賦闌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闊九分共三十九行

應古厚紙不許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損字精神。一如摹本矣。

應古畫裝褫。不許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穠豔。亦不許裁翦過多。既失古意。又恐將來不可再背。

應搜訪到法書。多係青闌道絹襯背。唐名士多於闌道前後題跋。令莊宗古裁去上下闌道。揀高格者隨法書進呈取旨揀用。依紹興格式裝褫。

內府裝褫分科引式格式

粘裁　摺界　裝背　染古

集文　定驗　圖記

按唐藝文志序載四庫裝軸之法。極其瓌緻。六典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卽今背匠也。本朝祕府謂之裝界。卽此事蓋古今所尙云。

解頤

匡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蓋言其善於講誦。能使人喜而至於解頤也。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云。兒不上下頰。卽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頤解而卒。又長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喜則氣緩。能令致脫頤。信非戲語也。

山陵使故事

韓魏公爲永昭山陵使。事畢而英宗不豫。不敢還。至四載。以永厚陵成。復護葬於洛陽。因上疏云。自唐至於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訖。合行求去。遂以司徒兩鎭節鉞判相州。元符間。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有作詞戲之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蓋謂故事當然也。淳熙間。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爲首相。殊以爲憂。尤延之時爲禮官。於是授之以說。云今此乃攢宮耳。不當置五使。季海遂倡其說曰。祖宗全盛營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權卜會稽。止當差總護使耳。且歲旱。民力何以堪之。於是止差伯圭充總護使。洪邁充橋道頓遞使。殊不知季海拜高宗朝宰相。本無解能之嫌。亦一時不深攷典故耳。

胡明仲本末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

死矣。遂抱以爲己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閑中。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爲名儒。及貴顯。不復爲本生母持服。爲右正言章夏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嘗於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千萬言。極意譏貶秦氏。如論桑維翰雖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敵(按津逮本作虜)以自重。刼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等語甚多。蓋此書有爲而作。非徒區區評論也。及論漢宣帝立皇考廟曰。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亡。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稱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其又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論哀帝議立定陶王後曰。故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當是時而責爲人後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非辟云云。其論晉出帝追封敬儒爲宋王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厚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爲此論者。皆是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論太過。所謂欲蓋而益彰。前輩蓋嘗評之。故今詳著始末於此。固非敢輕議先儒也。若夫定陶立後。敬儒封王。紛紛爲是無定者。皆父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爲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宗爲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立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大哉王言。後世安得而擬議之哉。

詩用事

糜先生吳之老儒也。聲弇皆其子姪行。記問該洽。九經註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謄藁。爲時鄉師。然垂老連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中孚名惟信號藁潭客吳。能詩善絕句。糜極稱之。以爲不可及。一日遇諸塗。扣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嬾。商略平生到杜鵑。糜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眞謫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若此。陳簡齋嘗語人以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愼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爲博贍。誤矣。

王魁傳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人。是必後人勦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楊樂道共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發初考所等以對覆考。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爲定。時荆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首。楊樂道以爲不可。議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封彌。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後又見初虞世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康侯。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

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册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予與康侯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中同試於省場。傳聞可駭。亟白汝拏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故。但愔愔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亦多方開慰。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云。寒窗一夜雪。紛紛來朔風。之子動歸興。輕袂飄如蓬。問子何所之。家在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庠教化宮。行將攜老母。寓居學其中云云。予既去。徐醫以爲有痰。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爲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民自舒州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訴問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劉不結案事。康侯丙子生。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豈宿生邪。康侯既死。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年狎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科爲鄆州司理。康侯時十五餘歲。三兄弟隨侍。與予同在鄆學。子儀爲開封軍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人。子儀待蘇州崑山闕來居汶。康侯兄弟又與予在汶學。子儀謫潭州稅。康侯兄弟自潭來貫鄢陵戶。康侯登科爲第一。省試前。父雩崑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康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冰玉。不知猥巷俚人語。不幸爲匪人厚誣。弟輩又不爲辨明。懼日久無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於泉下。紹聖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記。

向氏粥田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勑。繼事向子豐。居於霅。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祕之以爲己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即請誥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策以泥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巖。於湖爲本鎮。子豐因使人諷郡官往迓之。自郡將以次皆屬櫜鞬。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聞官吏郊迎。深怨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逮今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祥瑞

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之木。合穎之禾。皆是也。然夷攷所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援引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巨雀（安津逮本作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州。龍五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連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正元年。黃龍見太昌池。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於外。政亂於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瑞徵乃如此耳。至如政（按津逮本作致）和隆盛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蘄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密州山間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綱

進。卽進職除本道運使。汝海諸郡縣山石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幾萬觔。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觔（按津逮本作斤）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斤。其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月。然越數歲而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善乎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鄭以龍衰。魯以麟弱。曰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以少悟矣。

杭學游士聚散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士。淳祐辛亥。鄭丞相淸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叩閽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寖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閧肆罵。時趙京尹與衆教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著。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按津逮本作齋）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邊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鬯芑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充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

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已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五言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惶（按津逮本作懼）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北黨分。歸歟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古詩云。上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柏休槎牙。嗚呼時事如絲蔴。食肉者口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將謂秦得邪。淳祐寖不知瑞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鳴霊鴉。矢脚奇禍遭羅罝。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山鬼相揄揶。我今束書歸天涯。不惜一去惜國家。於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閫。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炯以參樞輪筆。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雲集矣。

齊東野語卷七

鴟夷子見黜

吳江三高亭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爲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文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邱（按津逮本作丘）明所恥。非其鬼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魂。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遂厥謀。反疑其主。鄙君如烏喙。累大夫種以伏誅。目己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遁。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蹤跡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況當此無邊勝境之土。豈應著不共戴天之讎云云。鴟夷之見黜於吳宜也。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鴟夷子皮之決。賀季眞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於是豈無意哉。夫貴於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眞阿時所好。黃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眞宣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覬來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于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君臣之際乎。司馬

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書之以爲異世之戒云。

王敦之詐

王敦初尙武帝女武陽公主。如廁。見漆箱內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食。旣還。婢擎金澡盆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飮。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他日又至石季倫廁。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他客多羞。不能如廁。敦獨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一王敦耳。何前憃而後倨邪。乾棗澡豆。亦何至誤食而不悟。至季倫之廁。則倨傲狠愎之狀。殆不可得而掩矣。則知敦前此之誤。直詐耳。王荆公誤食魚餌。亦近似之。人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大慝。吾於敦重有感焉。

贈雲貢雲

陶通明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坡翁一日還自山中。見雲氣如羣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掇開籠。收於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籠放之。遂作攬雲篇云。道逢南山雲。欻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又云。或飛入吾車。偪仄人肘膀。搏取置笥中。提攜反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去仍變化。然則雲眞可以持贈矣。宣和中。艮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旣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然則不特可以持贈。又可以貢矣。併資一笑。

出師旗折

賈師憲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親總大軍督師江上。禡祭於北關外。而大帥之旗。適爲風所折。識者駭之。而一時游幕之賓反傅會爲吉讖。夷攷往昔若春秋時晉侯楚人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晉安帝元興二年。桓元（按津逮本作玄）篡位於姑孰。百僚陪列。儀衞整肅。而龍旗竿折。成都王穎以陸機督諸將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卽帝位。祀太廟。適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爲荆州刺史。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齊文宣至鄴受魏禪。李貽（按津逮本作孝昭）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哥舒翰守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柱。旄竿折。鄭注赴鳳翔。出都門。旗竿折。宣和間。童貫出師。而牙旗竿折。時蔡攸爲之副。自建少保節度使及宣撫副使二大旗。於後。竟爲執旗卒盜竄而去。端平入洛之師。全子才帥旗亦爲風所折。無非亡身敗軍之徵也。按眞人水鏡經云。凡出軍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蓋牙卽旗也。又玉歷通政經云。軍行。牙竿旗幹折者。師不可出。出必敗績。蓋旗者。一軍之號令也。安有旗折而爲祥者乎。獨有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及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執麾竿折。旛沈於水。衆咸懼。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哥舒曜討李希烈。帝祖於通化門。是日牙竿折。時以曜父翰昔出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謂吉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朱氏陰德

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按津逮本有今字）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按津逮本無吾字）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卽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按津逮本有給字）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中金（按津逮本中金作余中）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卽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彧。卽著萍洲可談者。遂爲吾鄉名族焉。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畢將軍馬

畢再遇。竟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人（按津逮本作虜）認其旗幟。卽避之。屢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駞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圉中。適遇嶽祠（按津逮本作司）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唈噫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者。曾異類之不若。能不愧乎。

洪君疇

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能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曰溫陵洪公天錫君疇

一人而已。方寶祐間。宦寺肆橫。簸弄天綱。外闢朝紳。多出門下。廟堂不敢言。臺諫長其惡。或餌其利。或畏其威。一時聲燄。眞足動搖山嶽。回天而駐日也。乙卯元正。以公爲御史。公來自孤遠。時莫知爲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爲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固已聳動聽聞矣。次月。囊封言古今爲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謹按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辦內東門司董宋臣。宦寺之貪黠者也。並緣造寺。豪奪民田。密召倡優入褻清禁。先是正月內呼營婦數輩入內祇應。摟攬番商。大開賄賂。不斥宋臣。必爲聖德之累。將作監謝堂。外戚之貪黠者也。狠愎之性。喜於凌物。攫拏之狀。旁若無人。不曰以備中殿宣索。則曰當取教旨豁除椒德令芳。天下備頌。不去一堂。必爲宮闈之累。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厲文翁。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神皐流毒。屢玷抨彈。藉衣錦威。行攫金術。今又移其剝越者剝鄞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憑邸第耳。不去文翁。必爲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憂。不止累陛下累宮闈累王邸而已。乞將宋臣逐出。堂姑予祠。文翁罷黜。臣雖九隕不悔。疏上兩日不報。君疇徑出江干待罪。於是中書牟子才存叟、右史李昴英俊明交章留之。乞行其言。乃令堂自陳乞祠。除職予郡。宋臣自乞解罷。令首尾了日解職。文翁別與州郡差遣。仍命臺臣吳燧勉回供職。會立夏旦天雨塵土。奏乞屏絕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災。又案少司監余作賓、后戚謝奕懋至五月。復疏都知盧允升、門局董宋臣及內司諸吏怙勢作威。奪民田。伐墓木等事。盡言不諱。直擣其姦。疏留中不下。止令尚書省契勘內司爭田伐木等事。及罷內司諸吏職事而已。公論爲之抑鬱。大宗丞趙崇嶓上時相謝方叔惠國書。略云。竊惟今日閹寺驕

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不責備於他人。而責備於光範。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矣。大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子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邪。謝君得書。有赧色。翌日。果有御筆。洪天錫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國矣。太學生沈元堅上書數二璫之罪。乞留君疇。且曰天錫左遷。豈非罰其不當言宦官之過耽。李衢朱應元之分察。豈非諭其不復言宦寺之意耶。王埜程元鳳同日超遷。胡大昌丁大全之並遷臺長。豈非賞其不敢言宦官之功耶。陛下喜羣臣之默默。憤天錫之嘵嘵。左遷以逐之。於天錫何損。緘默受賞者。獨無愧乎。既而三學亦皆有書。常丞趙崇潔敏可書略云。譬如一家之中。強奴悍僕。作姦犯罪。爲人子者。泣涕而告其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僕。今臺臣爭之不勝。則諸閹所畏者誰歟。左史李俊明再有封事。言北司洋洋得志。蔑視南衙。將至於不可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暫兼夕郎。遂繳吳燧儀曹之除。謂近者天錫拜疏留中。燧謂天錫曰。今日之事。留則俱留。去則俱去。既聞有疏。遂變前言曰。吾不挈家。不喪女。不憚暑。則可俱去。今當奈何。負天錫所以負陛下也。謝集賢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塵相位。一命已上。皆出親擢。賦性僻介。素不與內侍往還。應千文字。悉由通進司投進。自知潔其身。而袖手旁觀之人。往往察臣之所避而趨之。比者。天錫又論二璫。恭聞聖訓以爲爭田伐木。皆王黼舊事。臣費盡心力。上則忠告陛下。量作處分。下則彌縫事體。安恤人言。不謂下石之人。撰造言語。鼓弄宦寺。曰天錫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許其弟除朝士

而嗾之也。既誣臣以教天錫攻內侍之事。又誣臣以啓陛下遷天錫之說。必欲醜詆臣於不可辨白之地。但臣分量已盈。歸老山林。正其時矣。從此爲宰相者。必將共宦寺結爲一片。天下皆在籠絡中矣。惟望陛下早正右席之拜。使臣亟釋重負。退延殘生。實出保全之賜。御筆慰之曰。但安素志。奚足深辨。越數日。除天錫太常少卿。而君疇已在汶上矣。朱應元既爲御史月課。乃首劾李俊明。公論大不平。同舍生作書責之。略曰。溫陵洪公出臺。以執事繼之者。正謂其平時負骯髒之譽。法筵之初疏。莫不延頸以聽。乃及文溪之左螭。時煥之倉節。豈以其近言二璫。頗忤上意。而時煥與洪有瓜葛。亦二璫所惡者邪。信然。則執事之志荒矣。二璫之橫。三尺童子恨不嚙之。洪公因衆怨出死力以決之。貂璫逐臺諫。豈人主之本心哉。執事昧於所擇。不知所得幾何。所失如是之大也。時方逢辰君錫在館閣。亦上廟堂書。勸以去就力爭。而謝相不能用公論。既不能勝二孺。乃簧譖於上。謂內司爭田伐木詞訟。皆臺吏受賄以強察官之判。所以上罔聖聽。況臺吏之家資極富。若使簿錄其家。儘可上裨國計。於是竟降宣諭指揮。令諫官丁大全追上御史臺點檢楊昇、金永隆、楊叔茂牒。送臨安府根勘。籍沒家財。各行黥配。以快其憤焉。初意欲令臺胥妄供以汚君疇。賴上察其姦而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躐陞副端。未幾。謝相罷。而二孺猶未大快其意。復厚賂太學率履齋上舍生林自養裁書投匭。以攻謝相爲名。力詆君疇云。竊見洪天錫之分察。出自陛下親擢。不能爲觸邪豸。爲指佞草。專以能攻上身爲急務。以翦除上左右以立名。以奉承風旨爲大耐官職。棘卿左遷。所以正捨豺問貍之罪。內侍縱曰有過。使其得賢宰相以制之。又何患焉。天錫之去。乃翦方叔之羽翼。

豈怒其埽除二孺哉。人但見天錫言事而遷他官。則曰此劾內侍之過也。吳燧以改除致繳。則曰此天錫之薦主也。李昂英以月評被論。亦曰此天錫之救兵也。甚而臺省之胥。賍盈惡貫。以置典憲。亦曰爲內侍泄寃也。貪繆之相。誤國殄民。逐之已晚。亦曰爲內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向者李昂英直前奏劄。嘗謂天錫爲方叔私人矣。洊攻內侍。實出方叔指嗾之。而欲撓亂聖心耳。欲乞將方叔亟正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學舍鳴鼓攻之。且上書以聲自養之罪。復申前廡備申公堂乞行重罰。遂從第一等規屏斥。盡除學籍。毀抹綾紙備榜。監學曉諭。而朝旨亦有聽讀指揮。雖紛紛若此。曾不傷二孺之毫毛。至庚申歲。吳丞相柄國。始以外祠斥焉。景定辛酉。起君疇爲廣東計使。甲子八月。以大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卽位。首除爲侍御史。兼侍讀。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陳公田關會之弊。七月改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公力辭。旋畀職名。出帥閩焉。公在閩閫日。嘗書桃符云。平生要識瓊崖面。到此當堅鐵石心。蓋其剛勁之氣。未嘗一日少沮也。

謝惠國坐亡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從容午橋泉石。凡一紀餘。咸淳戊辰。朝會慶壽。爲子姪親友所誤。萃先帝宸翰爲巨帙。曰寶奎錄。侑以自製丹砂金器古琴之類。以進。當國者以爲有意媒進。嗾言官後省交攻之。削其封爵。奪其恩數。且劾其姪常簿章埒。江州倅李鉦。客匠簿呂圻。至欲謫之遠外。禍且不測。荊關呂武忠文德平時事公謹。書緘往來。必稱恩府。而自書爲門下。使臣至是一力回護。幸而免焉。壬申正

月。公燕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既仙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敍別。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慙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遺表來上。特旨盡復元官。恩數贈恤加厚焉。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之所無也。

洪端明入冥

洪熹仲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憂天目山。素有元章愛石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減太湖洞庭村僕駱老者。專任搜抉之役。會族叔璞假畚臿鋤斧。將爲築室用。駱掌其事。擇刓鈍數事付之。璞怒其輕己。率其子樵共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泯其事。璞素豪獷。持一邑短長。邑令王衍。娶安人。惡其所爲。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屬於獄。洪公亦以曾任調停。例追逮。良窘。時王實齋遂守吳。契家也。亟往求援。王爲宛轉。趙憲崇揮改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鬬而死。璞止從夏楚。樵僅編置贖銅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走廁。忽覩駱老在廁云。近山雨後出數石。巉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纔跬步間。覺此身已在檐楹間。稍至一土神廟。便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意非佳境。反顧駱曰。既若此。何不告我。駱曰。勿恐。略至便可還也。稍前一河甚闊。方念無津梁可度。則身已達彼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趣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曛黑中一山橫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既前復

有一河。汚濁特甚。僧尼道俗汩沒其間。至此方悟爲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人居。蕭疎殊甚。又前有宮室。軒敞巍聳。四垂簾幕。庭下列緋綠人。獄卒甚衆。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絕昏黑。隱隱見荷枷箠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傍喃喃若誦經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慢隨其聲誦之。庭中人忽起立。怒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綠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西向。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懼甚。不覺身已立庭下。漫答云。爲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譁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置叔於辟。一也。駱無子。妻貧老無以養。使璞資之終其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云。爲叔解紛。初非枉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使有紙筆在前。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綠衣導之以回。轉盼間。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蟒爲何物。厲聲答云。此開邊喜殺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騾馬皮而來。又扣之。曰。此受生回也。又見獄吏持刀杖驅百餘人自西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爲僧者。曰煜。（按津逮本作煒下同。）閻黎亦在焉。方疑之。煜忽呼曰。三十哥（係仲魯第行。）安得在此。爲所驅卒擊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復完矣。因扣綠衣云。人間何事最善。綠衣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爲先。繼絕次之。戒殺又次之。又問何罪最重。曰。開邊好殺罪重。豪奪次之。（或謂其說尚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字鞏仲。紇淳間僉宜。）復扣平生食祿。遂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蟻。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

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某日爲某事降祕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人任知池州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於此稍前至大溪有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亦大綠衣推墮之恍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側特以心微暖口尙動未就斂耳後一歲璞亦入冥覺身墮鐵網中見鄰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詰責曰汝爲僧乃專以殺生爲事何邪昭曰殺生乃屠者黃四某不過與之庖饌耳亟問黃四無異辭乃訊足（按津逮本無足字）二十而去方窘懼間忽傳呼都天判官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泣求救公曰汝殺人何所逃罪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甦後行昭以營橋立積木上敗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殂璞亦未幾死後洪公於庚申歲首以祕撰兩浙漕召憶向所見心甚恐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學士晚雖齟齬然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常入梓以示人余向於先子侍旁親聞伯魯尙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憲使起畏乂（按津逮本無乂字）立復詢顚末書之

野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蘿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爲所竊則積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衙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

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鐫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也。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皛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

王宣子討賊

王佐宣子帥長沙曰。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宣子討之。時馮太尉湛謫居在焉。宣子乃權宜用之。諜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三十人持短兵以前。湛自率五（按津逮本無五字）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他皆無在者。卒覩官軍。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嘯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餘黨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湛功聞於朝。於是湛以勞復元官。宣子增秩。辛幼安以詞賀之。有云。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元自璨鎣出。宣子得之。疑爲諷己。意頗銜之。殊不知陳後山亦嘗用此語送蘇尚書。知定州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作璨鎣。幼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時。嘗有書與執政云。佐本書生。歷官處自有本末。未嘗得罪於清議。今乃蒙置諸士大夫所不可爲之地。而與數君子接踵而進。除目一傳。天下士人視佐爲何等類。終身之累。孰大於此。是亦宣子之本心耳。

齊東野語卷八

張魏公二事

高宗視師金陵。張魏公爲守。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云。都監夜巡。職也。禁兵酉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衞司照條行。楊不得已斬之。又嘗詣學。士子有投牒者。視之則爭博進也。卽判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去。

羅春伯政事

羅點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故(按津逮本作顧)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黠甚。反欲汙其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姬通。既而物色。則無有也。於是遂令僕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既欠主人之錢。又且汙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已明。合從姦罪定斷。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庸峭

魏收有通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其義。熙寧間蘇子容丞相奉使契丹。道北京時。文潞公爲留守。燕款從容。因扣通峭之義。蘇公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爲謝云。自知伯起難通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則謂之庸峭。集韻曰。庸

㕛屋不平也。庸奔模反。㕛同都反。今造屈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峭云。二字與前義亦近。似今京師指人之有風指者亦謂之波峭。雖轉庸爲波。豈亦此義耶。

許公言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沖。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沖別。挽留不可。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艱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沖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人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阽於危。僅行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晚而襲爵。年八十七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士子訴試

王希（按津逮本作常）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爲二試卷。異其名。皆中選。黜者不厭。譁然訴之。王呼其首問曰。爾生幾何年。凡幾試矣。衆謂憐其潦倒。則皆以老於場屋對。王曰。曾中選否。曰。正爲累試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爾曹累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尙敢訴耶。叱而出之。

趙德莊誨後進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寘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奬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

朱墨史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刪改。每一卷成。輒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迹。而使新錄獨傳。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見矣。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爲諸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攜以渡江。遂傳於世。

蘇大璋

三山蘇大璋顒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申號至。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遍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既拆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投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徐漢玉

永嘉徐瑄。字漢玉。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束擔俟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

驅逐。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眞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幾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返乎。果終焉。

韓愷奇卜

紹興末有韓愷者。賣卜於臨安之三橋。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談（按津逮本作詰）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何所至。沈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趙名善（按津逮本作善字）。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爲尚書。适逢遇皆卿監郎。曾仲躬名逮。吉父文淸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呂太史隆興癸未諒陰榜南宮第七人。又中宏詞科。爲儒宗。不幸得末疾。甫四十六歲而終。術之神驗如此。

以賦罷相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譽第六韻云。雨暘固自於天。感召豈無所主。儻燮調得人。則斯可有節。而聚斂無度。則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閔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傅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宏（按津逮本作弘）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小兒瘡疸

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嘗見趙賓暘曰。或多以酒麪等物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升麻湯等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捻金散最佳。又陳劍南剛翁云。痘瘡切不可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爲穩耳。二說皆有理。然或有變證。則不得不資於藥。癸酉歲。兒女皆發痘瘡。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靨色黑。脣口冰冷。危證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靈於城隍神。以卜生死。道經一士門。士怪其侵晨倉皇。因邀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甚。因爲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卽紅潤如常。後求其方。甚祕惜之。及代歸。方以見贈。其法用狗蠅七枚。（狗身上能飛者）擂細。和酷酒少許調服。蠅夏月極多易得。冬月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而次女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辨人。極可憂。遍試諸藥。半月不驗。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令燥。又天花粉（卽瓜蔞根）等分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米泔水熟煮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甥亦用此取效。眞奇劑也。

曹西士上竿詩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忌於趙淸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圉。（按津逮本作面）赴鎭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旁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翊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翊之子樵櫃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吳季謙改秩

吳季謙愈初爲鄂州邑尉常獲刼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倅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脇之曰汝能從我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事夫若干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才數月吾故浮之江中幸而有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團合盛此兒藉以文褓且置銀二片其旁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艤舟挾其家至某寺設供至一僧房庋間黑合在焉妻一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於此毋撓我乘間密問僧何從得此合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嬰兒及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爲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爲我聞之有司密捕之可以爲功受賞吾寃亦釋矣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用是改秩

作邑啓事

龔聖任言林德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

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齋不茹葷必變食

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吾語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鄭元（按津逮本作玄）註曰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也鍇曰通謂芸薹椿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元（按津逮本作玄）裳冕而乘輅者志不在於食葷註云葷菜葱韭之屬論語齋必變食周禮膳夫王齋三舉鄭註云齋必變食也疏曰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牛羊豕具爲一牢胡明仲論梁武曰祭祀之齋居必遷坐必變服必變食食爲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晦庵釋齋必變食亦取莊子而黃氏亦兼取之朱又謂葷是五辛又曰今致齋有酒非也然禮中乃有飲不至醉之說何邪

二李省詩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爲常李璧季章堊季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類省試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某者以能賦稱因貢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景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檐侯即於己卷改用之既而皆

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子昆仲。何爲又以與人。李悅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協

宗子請給

王介甫爲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訴焉。前公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荆公行一切不恤之政。獨於此事未爲不然。熙寧詔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東坡亦以爲然曰。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其後無戚疏少長。皆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使與閭巷通。生子則認爲己子。而利其請給。此自古所無之弊例也。

鄭安晚前讖

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乙亥歲。甫升舍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莫和叔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艱艱。漫檢韻中有頼字可用。遂用爲末句云。他年蒙澤澤。方玉帶圍頼。歸爲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尚未能得着。乃思量繫玉帶乎。已而中選。攀附驟貴。官至極品。竟此賜。遂成吉讖。以此知世之叨竊富貴。皆非偶然也。

趙僉判花字樣

趙時杖爲平江僉幕。其訓名不雅。凡書判決杖。吏輩皆用紙貼之。此亦可笑。其押字作一大口字而申其下一畫。陳子爽愷作守。初到。見之。書其側云。僉判押字大空空。請改之。庶幾務實。仍請別押一樣來。聞者

無不大笑。正可與李晉仁喏樣爲對也。

一府三守

放翁筆記言。慶歷初。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范雍並爲知軍。一府三守。不知職守如何分。既非長貳文移書牒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不載。莫可攷也。然諫官御史不以爲非。三公亦不辭。豈在當時亦便於事邪。今按竦先以都部署兼經略招討使。判永興軍。既而執中爲同都部署經略使知軍。而詔竦判如故。未幾。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蓋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未幾。又以范雍知軍。竦執中既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故。於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趨往來。想不勝其擾。自昔未嘗有也。然則史未嘗不載。而於事安得爲便乎。

六么羽調

演繁露云。唐有新翻羽調綠腰。白樂天詩集自註云。卽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仙呂調。又不與羽調相協。不知是唐遺聲否。按今六么中呂調亦有之。非特高平仙呂也。唐禮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呂高平仙呂在七羽之數。蓋中呂、夾鍾羽也。高平、林鍾羽也。仙呂、夷則羽也。安得謂之不與羽調相協。蓋未之攷爾。

香炬錦茵

秦會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騶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

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罷。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登聞鼓

筆談言洛京留臺有舊案。言國初取索鹵簿法仗。報言本京鹵簿。因淸泰問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人傳以爲笑。今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單狀。稱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等擊碎。不曾搬取前來。正與此相類。皆可資捧腹也。

義絕合離

莆田有楊氏。訟其子與婦不孝。官爲逮問。則婦之翁爲人毆死。楊亦預焉。坐獄未竟而值覃霈。得不坐。然婦仍在楊氏家。有司以大辟既已該宥。不復問其餘。小民無知。亦安之。不以爲怪也。其後父又訟其子及婦。軍判官姚瑤以爲雖有讎隙。既仍爲婦。則當盡婦禮。欲併科罪。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獨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合者。恩義有虧。則已矣。在法合離。皆許還合。而獨於義絕不許者。蓋謂此類。況兩下相殺。又義絕之尤大者乎。初問楊罪既脫。合勸其婦休離。有司既失之矣。若楊婦盡禮於舅姑。則爲反親事讎。

稍有不至。則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在律違律。爲婚既不成婚。卽有相犯。並同凡人。今其婦合比附此條。不合收坐。時皆服其得法之意焉。按筆談所載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駮之曰。毆妻之父母。卽爲義絕。況身謀殺。不應復坐。此與前事正相類。凡泥法而不明於理。不可以言法也。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博學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開宴。命子復譔樂語。季海讀之稱善。詢司謁者曰。誰爲之。答曰。新任某州能教授也。自此甚見前席。別後。子復一向官湖湘間。不相聞者幾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滿。造朝謁光範。季海時爲元樞。詢子復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復以兩編獻。一日後殿奏事畢。阜陵從容曰。卿見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時學士院闕官。上不訪之趙丞相。而訪之季海。於是以陸務觀等數人對。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爾。季海遂及子復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作可進來。季海退。以所獻繳入。翌日。上謂季海曰。熊克之文。朕嘗觀之。可喜。蓋欲置之三館。兼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驟。不如且除院轄。徐召試。使克文聲著於士大夫間。則人無間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轄文思院。他日趙丞相進擬。上曰。朕自有人。趙問何人。上曰。熊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朕嘗見其文字。又問陛下何從得其文字。此必有近習爲道地者。上曰。不然。季海雖知由己所薦。以上既不言。亦不敢泄。而趙終疑之。未幾召試。故時學士院發策。率先示大略。試者得爲之備。趙乃以諭周子充云。此非佳士也。克屢造請求問目。子充不答。及對

策殊略克大以爲恨故在玉堂每當子充制詔輒無美辭後竟出知台州

鄭時中得官

鄭時中字復亨三衢人在上庠日多游朝紳間好大言嘗語同舍曰前舉漕薦乃術者曹谷先許今復來矣有好事聞之曰此必谷又許之乃與偕走其肆則鄭實未嘗先往曹沈吟久之頻自搖首推演再三乃曰吾十年前曾許此命來春必高選今所見乃不然雖然來春定得官但非登科耳今秋得舉却不必問鄭乃曰吾家無延賞來年不郊非科舉何由得官谷曰某見得如此耳既而程泰之大昌與鄭同薦程第而鄭不利時余松茂老爲秦會之客第三人及第秦與謀代余因薦鄭秦亦悅其辯設禮有加鄭無以頌之嘗聞其季父行可名仲熊者言舊在太學目擊靖康金人欲立張邦昌秦爲中司特議立趙氏金酋召赴軍前秦遂遣妻王氏南歸已登舟王聞變亟步以往秦時猶未入北軍因同入肆買蘆葦人已盈坐主人橫一卓溝上使坐王憂懼不能舉筯秦兼盡之略無懼色已乃同至軍前被執鄭因於坐間舉此事謂親得之行可秦意正欲暴白此事而人無知者聞其言大喜時行可猶仕州縣即召用之二年同爲執政是歲復亨亦得官其神驗如此

詩詞祖述

隆興間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其後放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

戶宜其難。蓋用阜陵語也。改之大喜。以爲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語也。

嘲兒薦舉

直齋陳先生云。向爲紹興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問其京削欠幾何。答云。欠一二紙。數月。聞有舉之者。會問賀其成事。則又曰。尚欠一二紙。又越月。復聞有舉者。扣之。則所答如前。余頗怪之。他日與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見臨安丐者之乞房錢乎。暮夜號呼於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幾文耳。有憐之者如數與之。曰。汝可以歸臥矣。感謝而退。去之數十步。則其號呼如初焉。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與大笑而罷。

齊東野語卷九

形影身心詩

靖節作形影相贈神釋之詩。謂貴賤賢愚。莫不營營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釋其惑。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養而欲飲。影役名而求善。皆惜生之惑也。神乃釋之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此神自謂也。又曰。日醉或能忘。將非趣齡具。所以辨養之累。又曰立善常所忻。誰當與汝譽。所以解名之役。然亦僅在趣齡與無譽而已。設使爲善見知。飲酒得壽。則亦將從之耶。於是又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事勿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釋氏所謂斷常見者也。坡翁從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白樂天因之作心問身詩云。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身答心曰。心是身王身是宮。君今居在我宮中。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恩自說功。心復答身曰。因我疎慵休罷早。遣君安樂歲時多。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閒奈我何。此則以心爲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又從而賦六言曰。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於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然二公之說雖不同。而皆祖之列子力命之論。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

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遂歷陳彭祖之壽。顏淵之夭。仲尼之困。殷紂之君。季札無爵於君。田恒專有齊國。夷齊之餓。季氏之富。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此蓋言壽夭窮達。貴賤富貧。雖曰莫非天命。而亦非造物者所能制之。直付之自然耳。此則淵明神釋所謂大鈞無私力之論也。其後楊龜山有讀東坡和陶影答形詩云。君如烟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蓋言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此則又墮虛無之論矣。

父執之禮

前輩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王丹召爲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結友。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然則答拜。乃疏之耳。至國朝東都時。此禮猶在。韓魏公留鑰北京日。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與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曰。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着道服出。語

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此事或傳李稷爲許將。熙寧初。呂晦叔子謁歐陽公於潁上。疑當拜與否。既見敍拜。文忠不復辭。受之如受子姪之禮。二子既出。深嘆前輩不可及。崇寧間。陸佃農師在政府日有大卿岑象先嵩起。於農師爲父執。一日來訪。延之堂奧。具冠裳拜之。既而岑作手簡來謝云。前日登門展慶。蒙公敦篤事契。俾納貴禮。於公有攜謙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過。然大將軍有揖客。古人以爲美談。今文昌綱轄有受拜客。顧不美於前人乎。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始就坐。蓋當時風俗尚厚。雖執政之於庶官。亦講此禮。不以爲異也。自南渡以後。則世道日薄矣。然余幼時猶見親舊通家初見日。必先拜其家影堂。然後請謁。此禮今亦不復見也。

李全

李全。淄州人。第三。以販牛馬來青州。有北永州牛客張介。引至漣水。時金國多盜。道梗難行。財本寖耗。遂投充漣水尉司弓卒。因結羣不逞爲義兄弟。任俠狂暴。剽掠民財。黨與日盛。莫敢誰何。號爲李三統轄。後復還淄。業屠。嘗就河洗刷牛馬。於游土中蹴得鐵鎗桿。長七八尺。於是就上打成鎗頭。重可四十五斤。日習擊刺。技日以精。爲衆推服。因呼爲李鐵鎗。遂挾其徒橫行淄青間。出沒抄掠淄青界內。有楊家堡。居民皆楊氏。以穿甲製韃爲業。堡主曰楊安兒。有力強勇。一堡所服。亦嘗爲盜於山東。聚衆至數萬。有妹曰小姐姐。或云其女。後稱曰姑姑。年可二十。膂力過人。能馬上運雙刀。所向披靡。全軍所過。諸堡皆載牛酒以迎。獨楊堡不以爲意。全知其事。故攻刼之。安兒亦出民兵對壘。謂全曰。你是好漢。可與我妹挑打一番。若贏時。我妹

與你爲妻。全遂與酣戰。終日無勝負。全忿且慙。適其處有叢篠。全令二壯士執鈎刀夜伏篠中。翌日再戰。全佯北。楊逐之。伏者出以刀鈎止大呼。全回馬挾之以去。安兒乃領衆備牛酒。迎歸成姻。遂還青州。自是名聞南北。時金人方困於敵。張介又從而招之。授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間。金人愈窮蹙。全因南附。乃與石珪沈鐸輩結黨以來。知楚州應之純遂納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爲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葬於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爲韃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張林出降。遂併獻濟莒滄濱淄密等凡二府九州四十縣。降頭目千人。戰馬千五百匹。中勇軍十五萬人。聞於朝。遂以全爲左武衛大將軍。廣州觀察使。京東忠義軍都統制。馬步軍副總管。特賜銀絹緡錢等。先是。賈涉知鹽城縣。以事忤淮漕方信孺。劾之未報。涉廉知信孺陰遣梁昭祖航海致餽。以結李全。遂遣人捕得之。亟申於朝。方由是罷。涉召入爲大理司直。未幾知楚州。時忠義軍頭目李先。拳勇有膽氣。且併領石珪沈鐸之軍。李全深忌之。至是極力擠先。涉遂以李先反側聞於朝。於是召先赴密院審察。甫至都門。殿帥馮樹宴之三茅觀。後小寨。命勇士朴殺之。於是全愈無忌憚矣。先既誅。漣水人情不安。頭目裴淵等遂請石珪爲帥於盱眙。制司大恐。遂令李全率萬人以往。全憚珪。不敢動。制司無策。遂分其軍爲五。乃呼裴淵赴山陽。稟議。責以專擅。招珪。令密圖之。以功贖罪。會韃兵至漣水。珪亦自疑。遂殺淵以歸韃。先是。權尚書胡榘嘗言全狼子野心。不可倚仗。及全獲捷於曹家莊。擒金人僞駙馬。乃作濠梁歌以諛之云。春殘天氣何佳哉。捷書夜自濠梁來。將軍生擒僞駙馬。敵

（按津逮本作虜）兵十萬冰山摧。何物輕猥挑胡羯。萬里烟塵暗邊徼。邊臣玩寇不却攘。三月淮堧驚蹀血廟謨密遣山東兵李將軍者推忠精鐵鎗匹馬首破陣。喑嗚叱咤風雲生。摧殺羣妖天與力。虜醜成擒不容逸。失聲走透虜鼓搥。猶截騰驤三百匹。防圍健使催賜金。曹家莊畔殺胡林。遊魂欲反定縣膽。將軍豈知關塞深。君不見往日靳王邀兀朮。圍合狐跳追不得。夫人明日拜函封。乞罪將軍縱狂逸。豈知李侯心膽麤。捕鵰獮子纔須臾。金牛走敵猛將有。沔州斬賊儒生無。宗社威靈人制勝。養銳圖全勿輕進。會須入汴縛鄭（按津逮本作澧）王。笳鼓歸來取金印。既而涉以病歸。遂以鄭損繼之。損與涉素不相成。幕中諸客懼損修怨。乃嗾李全申請乞差眞德秀陳韡梁丙知楚州。於是朝廷遂改損爲四川制置。乃以知閤門事許國用徐本中例換授朝議大夫。再轉爲太府少卿。知楚州。國自是歉然。懼儕輩輕己。開闢之初。命管軍已下皆執朝參之禮。時全已爲保寧軍節度使。前閫皆與抗禮。至是幕府宋恭荀夢玉等懼變。遂調停。約全拜於庭下。國答拜於堂上。議已定。及庭參。國乃傲然坐而受之。全大慙憤。竟還青州。至冬。國大閱兩淮軍馬。全妻李姑姑者。欲下教場犒軍。實求釁耳。幕府復調停力止。及淮西軍回。人僅得交子五貫。乃盡以弓刀售之李軍。而淮西軍亦怨矣。未幾。全將劉慶福自青來。謀以丁祭之夕作亂。以謀泄而止。既而制府出榜。以高顯爲詞。指摘北軍。慶福亦大書一榜揭於其右。語殊不遜。次日。慶福開宴於萬柳亭。游幕諸客及青州倅姚狲在焉。酒行方酣。忽報全至海州。促慶福北還。時國方納謁北軍。徑自南門入。直趍制府。強勇軍方解甲。望見北軍。皆棄去。遂排大門而入。帳前親兵欲禦之。國乃大呼曰。此輩不過欲多得錢絹耳。方行喝犒

聞北軍大喊登城張旗幟火已四起飛矢如雨國額中一箭徑趨避於楚臺北軍刼掠府庫焚燬殆盡國在楚臺久之使令姚翀求和翀遂縋城而出以直繫齊青州姚通判以長竿揭之馬前往見李姑姑李遜謝不能統轄諸軍以致生變姚遂請收軍李云只請制置到此商量便可定也姚亟回報則國已遁矣次日北軍得國於三茅道堂以小竹輿輿至李軍國不能發一語復送還楚臺以兵環守國遂死焉文武官遇害者凡數十人未幾全乃入弔行慰奠禮且上章自劾朝廷不敢問也遂進全爲少保而以大理卿徐希稷知楚州軍變之先一日荀夢玉已知其謀亟告於國國不以爲然至是全得其告變之書欲殺之而夢玉已歸滁乃命數十騎邀於路而殺之制府捐三千緡捕賊而全亦捐五千緡無狀大率如此希稷至楚一意逢迎全益以驕既而還青州或傳爲金人所擒或以爲已死劉琸乘時自誇以驅除餘黨及丞相入其言遂召希稷而以琸爲代琸即以盱眙軍馬自隨中途所乘馬無故而踣琸怒遂斬二濠寨官人疑其非吉徵也琸初至軍聲頗振不數日措置乖方南北軍已相疑適忠義軍總管夏全自盱眙領五千人來先是全欲殺夏琸爲解免之至是琸留以自衛且資其軍以制全然夏軍素驕時作過刼掠居民琸乃捕爲首數人斬之猶未戢乃劄忠義都統權司張忠政權副都統忠政辭不就楊姑姑知之遂呼忠政謀所以拒制司之策忠政曰朝廷無負北軍夫人若欲忠政反惟有死耳遂歸家令妻子自經次焚告勑寶貨於庭然後自盡制司聞變遂戒嚴命夏全封閉李全劉全張林等府庫且出榜令北軍限三日出城是日諸營搬移自東北門出夏軍坐門首搜檢凡金銀婦女多攘取之餘皆疑懼不敢出制司又從而驅逐

之。有黑旗一對。僅百人。乃北軍之精銳者。堅不肯出。潛易衣裝。與夏軍混雜。南軍欲注矢揮刃。則呼曰。我夏太尉軍也。南軍遂不疑之。至晡。大西門上火忽起。至夜遂四面縱火。殺害軍民。琸遂命守子城。護府庫。凡兩日夜。軍皆無火飯。飢困不復用命。夏全知事急。遂挺身入北軍。李姑姑遂與夏劇飲。酒酣。泣曰。少保今不知存亡。妾願以身事太尉。府庫人馬。皆太尉物也。本一家人。何爲自相戕。若今日勦除李氏。太尉能自保富貴乎。夏全惑其說。乃陰與李軍合。反戈以攻南軍。琸屢遣人招夏議事。竟不至。乃以十萬貫犒軍求和。夏全乃令開一路。以馬軍二百衛送琸出大西門。星夜南奔。至寶應。已四鼓矣。從行官屬惟余元廣沈宣子。餘悉死焉。夏軍回至淮陰。乃爲時青令暉夾擊。盡得所擄財物七巨艘。既至盱眙。范成張惠閉門拒之。且就軍中殺其母妻。於是夏全乃輕身北竄。劉琸遂移司於揚之堡寨。朝廷遂改楚爲淮安州。命將作少監姚翀知州事。時李全猶未還。王義深國安用爲權司。劉慶福與張甫謀就楚之淮河。縛大浮橋。或告李姑姑以二人欲以州獻金人。姑姑卽遣人請姚翀議事。翀不獲已而往。則大廳已設四果卓。餘二客則慶福及甫也。慶福先至。姑姑云。哥哥不快。去問則箇。謂李福也。時福臥於密室。凡迂曲數四乃至。慶福至榻前云。哥哥沒甚事。福云。煩惱得恁地。劉覘福榻有劍出稍。心動。亟出。福急揮劍中其腦。既而甫至。於外呼云。總管沒甚事否。福隱身門左。俟其入。卽揮劍。又仆之。福遂攜二首以出。乃大張樂。劇飲。姚遂揭榜。以劉張欲謀作逆。密奉朝旨。已行誅戮。乃聞於朝。李福增秩。姑姑賜金。進封楚國夫人。未幾。福復以預借糧劵求釁。遂召北軍入城。官民死者甚衆。姚翀賴國安用匿之而免。於是朝廷諸閫各主勦除分屯之

說。久之不決。既而盱眙守彭忳乃遣張惠范成入淮安。說國安令殺李福及李姑姑。未幾。李福就戮。而姑姑則易服往海州矣。其後分屯之說已定。而江閫所遣趙瀟夫勦殺之兵適至。北軍怒爲張范所賣。欲殺之。二人遂遁去。國安用追至盱眙。彭忳宴之。方大合樂。忽報軍變。始知張范已獻盱眙於北矣。彭忳遂爲所擒。既而李全至楚。揭榜自稱山東淮南行省。於是盡據淮安海州漣水等處。先是全遣張國明入朝稟議。嫚書至朝廷。未有以處之。會時青亦遣人至國明。遂遣人報全。全遂殺青。國明極言李全無它意。朝廷遂遣趙拱奉兩鎮節鉞印綬以往。而江閫乃遣申生結全帳下。謀殺之。事覺。全囚申生。以其事上於朝。蓋全時已有叛志矣。會鹽城陳遇謀於東海截奪全青州運糧之船。全由是愈怒。遂興問罪之師。首攻海陵。守臣宋濟迎降。遂進圍楊州。朝廷始降詔削奪全官爵。住給錢糧。會諸路兵誅討。然戰多不利。內外爲之震動。是時全合諸項軍馬。併驅鄉民二十餘萬。一夕築長圍數十里。圍合揚之三城。爲必取之計。會元夕。欲示閑暇。於城中張燈大宴。全亦張燈於平山堂。中夜。全乘醉引馬步極力薄城。趙范命其弟葵領兵出城迎戰。至三鼓。勝負未決。葵先命李虎丁勝同持兵塞其甕門。至是全欲還而門已塞。進退失據。且戰且退。遂陷於新塘。由是各散去。次日。於沮洳亂屍中得一紅袍而無一手指者。乃全也。（先是全投北。嘗自斷一指。以示不復南歸。）時紹定四年正月。後三日。北軍悉遁。制府露布聞於朝。遂乘勝復泰之鹽城。後三月。淮南諸州北軍皆空城而去矣。其雛松壽者。乃徐希稷之子。賈涉開閫維揚日。嘗使與諸子同學。其後全無子。屢託涉祝之。涉以希稷向與之念。遂命與之。後更名壇云。（劉子登嘗著淮東補史紀載甚詳。然余所聞於當時諸公。或削書所未有者。因摭其槩於此。以補劉氏之闕文云。）

王公袞復讎

王宣子尙書母葬山陰獅子塢。爲盜所發。時宣子爲吏部員外郎。其弟公袞待次烏江尉。居鄉。物色得之。乃本村無賴嵇泗德者所爲。遂聞於官。具服其罪。止從徒斷。黥隸他州。公袞不勝悲憤。時猶拘留鈐轄司。公袞遂誘守卒飲之以酒。皆大醉。因手斷賊首。朝復提之自歸有司。宣子亟以狀白堂。納官以贖弟罪。事下給舍議。時楊椿元老爲給事。張孝祥安國兼舍人。書議狀曰。復讎義也。夫讎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讎而不止。於是聖人爲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爲爾誅之。當刑也。吾爲爾刑之。以爾之讎。麗吾之法。於是凡爲人子而讎於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袞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是僇尸也。父母之讎。孰大於是。佐公袞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也。以爲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袞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陽陽出入閭巷。與齊民齒（按津逮本作等）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沈痛鬱結。終莫之伸。爲之子者。尙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袞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春秋之義復讎。公袞起儒生。尪羸如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以死捍公袞得不死。適耳。且此賊掘塚至十數。嘗敗而不死。今又敗焉。而又不死。則其爲惡。必侈於前。公袞之殺之也。豈特直王氏之寃而已哉。椿等謂公袞復讎之義可嘉。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

弟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罰。宜如律。詔給舍議是。其後公袞於乾道間爲勑令所删定官。一日登對。孝宗顧問左右曰。是非手斬發冢盜者乎。意頗喜之。未幾。除左司。公袞爲人癯甚。王龜齡嘗贈詩。有云貌若尫羸中甚武者。蓋紀實也。

富春子

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鳥占。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游霅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而士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爲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吏衛王之門。頗爲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翌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爲貢。爲閽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啓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剝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王宣子失告命

輦轂之下。政先彈壓。然一智不足以勝衆姦。王佐宣子雖以文魁天下。而吏才極高。壽皇深喜之。尹臨安日。禁戢羣盜甚嚴。都城肅然。既而以治辦受賞。增秩。告命甫下。置臥內。旦起。忽失之。宣子知爲所侮。略不見之辭色。他日奏事畢。從容以白上曰。鼠輩惡臣。窮其姦。故爲是以沮臣爾。上曰。何以處之。對曰。臣若張皇物色。正墮其計中。惟有置之不問。異時從吏部求一公據足矣。今未敢請也。上稱善。

配鹽幽菽

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忙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爲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豆豉。史急就篇乃有蘇夷鹽豉。史記貨殖傳有蘖麴鹽豉。甲答三輔決錄曰。前對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蓋秦漢以來始有之。

疽陰陽證

族伯臨川推官。平生以體孱氣弱。多服烏附丹砂。晚年疽發背。其大如扇。醫者悉歸罪於丹石之毒。凡藥粉羊血解毒之品。莫不遍試。殊不少損。或以後市街老祝醫爲薦者。祝本瘍醫。然指下極精。診脈已。卽云。非敢求異於諸公。然此乃極陰證。在我法中正當多服伏火硃砂及三建湯。否則非吾所知也。諸子皆有難色。然其勢已殆。姑嘗試一二小料。而祝復俾作大劑。頓服三日後。始用膏藥敷貼。而丹砂烏附略不輟口。餘半月而瘡遂平。凡服三建湯二百五十服。此亦可謂奇工矣。洪景盧所載時康祖病心痔。用聖惠方治腰痛鹿茸附子藥服之而差。又福州郭醫用茸附醫漏痔疾。皆此類也。蓋癰疽皆有陰陽證。要當一決於指下。而今世外科往往不善於脈。每以私意揣摩。故多失之。此不可不精察也。

陳周士

禍福報應之說。多傅會傳訛。未可盡信。今有鄉曲目擊曉然一事。著之於此。以爲世戒。陳周士造。直齋侍郎振孫之長子。登第爲嘉禾倅。攝郡。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監酒者勇爵代庖於此。乃趙與篆德淵之隸。是日適以小舟載客。薄遊。初不知郡將之在樓也。周士適顧見周急艤棹趨避。周士令詢之。知爲周也。怒形於色曰。某不才望輕。遂爲一卒相侮如此。乃窮撫其數事。作書達之於趙。備言贓濫過惡。時趙守吳。卽日遣逮決脊編置。仍押至嘉禾示衆。時方炎暑。周士乃裸而暴之烈日中。瘡血臭腐。數日而死。臨危。歎曰。陳通判屈打殺我。當訴之陰府矣。時寶祐丙辰季夏也。是歲十二月。周士疽發背而烈吁。可畏哉。

秀王嗣襲

秀安僖王。壽皇本生父也。用漢安懿王故事。以子孫嗣襲。安僖薨。子伯圭嗣。是爲崇王。謚憲靖。長孫曰師夔。早卒。師揆嗣。是爲澧王。師垂師高皆先卒。師禹嗣。是爲和王。師皐又卒。師嵒寶慶元年自知慶元府入嗣。未朝謝而薨。是爲永王。師彌以寶慶三年嗣。至寶祐六年。歷三十一年而後薨。是爲潤王。次師貢先薨。曾孫希字行亦皆先亡。至景定二年。元孫與澤以浙西倉歸班襲嗣。至咸淳七年薨。是爲臨海郡王。其次與訾先卒。是歲冬。與澤以知全州換授吉州刺史。主奉香火。其間以傍宗人繼者。蓋十居五六焉。

齊東野語卷十

古今左右之辨

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問孰爲是。因攷其說於此。與有識者訂之。檀弓鄭氏註云。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河上公註。左。生位也。右。陰道也。禮正義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畔。(按津逮本作肸)士虞禮凶事載左畔。吉祭載右畔。從地道尊右。凶事載左畔。取其反吉也。老子又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河上公註。卑而居陽。以其不專殺。尊而居左。以其主殺也。吳世傑漢書刊誤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娣之喪之事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註謂車上貴左。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云。軍將尊尚左。按老子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非指車同言也。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註。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按古人主當阼。以右爲尊而遜客。而已居左。則左非尊位也。後世以左爲主位。而貴不敢當。則以左爲尊也。如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何也。地道陰道尚右。故後世之祀。以右爲上。今宗廟亦然。人家門符左神荼。右鬱壘。攷張平子賦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左傳載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天子所左。寡君亦左之。則以右爲助之重且大者。漢右賢左戚。他如左官左遷。又皆以左爲輕。或謂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論輕重者。必重右而輕左。漢制尚右。詳見班史。

史記多誤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張蒼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張蒼贊即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亦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宏（按津逮本作弘下同）傳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邪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髡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敍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文意相類

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辭云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泯滅歐公喜誦之遂以此語作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汗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東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雲興天際欻然車蓋凝矚未瞬瀰漫霆霹驚雷

出火。喬木糜碎。般地爇空。萬夫皆廢。雷練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張文潛雨望賦云。飄風擊雲奔。曠萬里一蔽。率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皆同此一機括也。

楊太后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伎。隨夫出蜀。至儀眞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在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既貴恥其家微。陰有所遺。而絕不與通。密遣內璫求同宗。遂得右庠生嚴陵楊次山。以爲姪。既而宣召入見。次山言與淚俱。且指他事爲驗。或謂皆后所授也。后初姓某。至是始歸姓楊氏焉。次山隨卽補官。循至節鉞郡王云。長蘆僧事。與章獻玉泉事絕相類。

脫靴返棹二圖贊

牟存叟端明守當塗日。郡圃有脫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存叟繪以爲圖。又以山谷崇寧初守當塗方九

日而罷。蓋坐嘗作荆州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陳舉承執政趙挺之風旨。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除名謫宜州。遂作返棹一圖以爲對。各系以贊。未幾。流傳中都。時相丁大全內侍董宋臣聞而惡之。遂捃摭其在都日餽遺過客錢酒等物。並指爲贓。下所居郡監逮甚嚴。自此朝紳結舌。馴致開慶之禍焉。二贊削藁久矣。余偶得之。脫靴云。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塵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嬖倖歟。疏擿詞章。浸潤宮掖。吾觀脫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疎直。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返棹云。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騫兮風雅。睡視兮爵祿。我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僰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擿實錄。吾觀返棹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予嘗謂山谷初以言語掇禍。公又以山谷得罪。是殆有數。然清名照映於二百年間。士之生世。亦何憚而不爲君子哉。

輕容方空

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爲衣。而詩中容字。乃爲流俗妄改爲庸。又作榕。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師古曰。縰與纚同。音山爾反。卽今之方目紗也。又後漢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

穀吹綸絮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穀綬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卽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此紗也荆公詩云春衫猶未著方空者是也二紗名世少知故表出之

范公石湖

文穆范公成大晚歲卜築於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太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所謂姑蘇前後臺相距亦止半里耳壽皇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壽樂堂他亭宇尤多一時名人勝士篇章賦咏莫不極鋪張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國過吳范公招飲園中夜分題名壁間云吳臺越壘距門纔十里而陸沉於荒烟蔓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創別墅登臨得要甲於東南豈鴟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閼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邪爲擊節而前後所題盡廢焉

多蚊

吳興多蚊每暑夕浴罷解衣盤礴則營營羣聚嚙嗾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嘗曰湖州多蚊蚋豹脚尤甚且見之詩云飛蚊猛捷如花鷹又云風定軒窗飛豹脚蓋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舊傳崇王入侍壽皇聖語云聞湖州多蚊果否後侍宴因以小金盒貯豹脚者數十枚進呈蓋不特著名亦且塵乙覽矣蓋蚊乃水蟲所化澤國故應爾聞京師獨馬行街無蚊蚋人以爲井市燈火盛故也吳興獨江子匯無蚊舊傳

馬自然嘗泊舟於此所致。故錢信平望蚊詩云。安得神仙術。試爲施康濟。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匯。然余有小樓在臨安軍將橋面臨官河。汚穢特甚。自暑徂秋。每夕露眠。寂無一蚊。過此僅數百步。則不然矣。此亦物理之不可曉者。渡淮蚊蚋尤盛。高郵露筋廟是也。孫公談圃云。泰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烟薰之。方少退。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嚙而死。世傳范文正詩云。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卽其地也。聞大河以北。河水一解。如雲如煙。若信安滄景之間。夏月牛馬。皆塗之以泥。否則必爲所斃。按爾雅。鷃蟲母一名蚊母。相傳此鳥能吐蚊。陳藏器云。其聲如人嘔吐。輒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夜則鳴。吐蚊於叢葦間。湖州尤甚。又曰。端新州有鳥。類青鵏而背大。常於池塘捕魚。每一鳴。則蚊羣出其口。亦謂之吐蚊鳥。又謂之鷃。然以其羽爲扇。却可辟蚊。嶺南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實空。塞北又有蚊母草者。其說亦然。淮南子曰。水蠆爲蠎。孑分爲蟲。兎齧爲䵷。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今孑分汚水中。無足蟲也。好自伸屈於水上。見人輒沈。久則蛻而爲蚊。蓋水蟲之所變。明矣。東方朔隱語云。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爲指掌所捫。若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號爲豹脚。又其字或從昏。志其時也。又爲閩以蟲之在門中也。說文曰。秦謂之蜻。楚謂之蚊。夏小正云。丹鳥螢也。羞白鳥。謂螢以蚊爲糧云。然則育蚊者非一端。固不可專歸罪於水也。因萃數說。戲爲吾鄉解嘲。子俱折反。分勿二反。

俞侍郎執法

吾鄉前輩俞且軒侍郎善墨戲竹石。蓋源流射澤而自成一家。逮今爲人寶重。然久知其能畫而不知其爲人。因書其概於此。侍郎名澂。字子清。用伯祖閣學俟（字居易）恩入仕。中刑法科。短小精悍。清談簡約。樂易無涯岸。而居官守正不阿。其爲福建檢法。陳應澂丞相帥三山。治盜過嚴。一日驅數十囚欲投諸海。澂白其長曰。朝廷有憲部而郡國無憲臺。可乎。力爭之。因命閱實。遂爲區別。戮者黥者各若干。陳始怒而後喜其有守。悉從之。且薦以京削。爲刑部郎日。有鄉豪素以俠稱。爲時所畏。殺人諉罪其奴。獄上駁之。請自鞫豪。因得其直。光宗北之。卽日除大理少卿。然竟爲豪擠去。又常德有舟捎程亮。殺巡檢宋正國一家十二口。累歲始獲。乃在寧廟登極赦前。吏受其賂。欲出之。澂奏援太祖朝戮范義超故事。以爲殺人於異代。既更開國大霈。猶所不赦。況亮乎。於是遂正典刑。他可紀者尙多。後權刑部侍郎。以侍制致仕。家居十年乃終。年七十八。且軒其自號也。俞氏自退翁起家。未七十而納祿者至澂。凡五人。且皆享高年。有園池琴書歌舞之樂。鄉曲榮之。後余得竹石二紙於故家。葉如黍米。木石亦奇潤。自成一家。上題印曰居易戲作。蓋閣學俟所爲也。因知子清戲墨有所來。此亦人所未知者。因併表而出之。

尹惟曉詞

梅津尹渙惟曉未第時。嘗薄遊苕溪籍中。適有所盼。後十年。自吳來。雪艤舟碧瀾。問訊舊遊。則久爲一宗子所據。已育子而猶挂名籍中。於是假之郡將。久而始來。顏色瘁赧。不足膏沐相對。若不勝情。梅津爲賦多令云。蘋末轉清商。溪聲供夕涼。綾傳杯催喚紅妝。煥綰烏雲新浴罷。拂地水沈香。歌短舊情長。重來驚

鬢霜。悵綠陰青子成雙。說着前歡佯不采。颺蓮子。打鴛鴦。數百載而下。眞可與杜牧之尋芳較晚之爲偶也。

都廁

劉安別傳云。安既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不敬。應斥八公爲安謝過。乃赦之。謫守都廁三年。半山詩云。身與仙人守都廁。可能雞犬得長生。然則都廁者。得非今世俗所謂都坑乎。然廁字亦有數義。說文云。圂、廁也。圊也。莊子庚桑楚篇。適其偃。註云。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溲。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冷坎。隸人涅廁塞廁。萬石君傳。建爲郎中。每五日歸謁親。切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澣洗。孟康註曰。廁行清牏行中。受糞函也。他如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心動。執豫讓。高祖如廁。心動。見柏人。金日磾如廁。心動。擒莽何羅。范雎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賈姬如廁。逢彘。陶侃如廁。見朱有劉寔。王敦並誤入石崇廁。郭璞被髮廁上。劉和季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廁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之類甚多。皆爲溷廁之廁無疑。而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見之。音訓則謂牀邊爲廁。張敞傳。孝文皇帝居霸陵。比臨廁。服虔註曰。廁側臨水。韋昭則曰。高岸狹水爲廁。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帥古註亦曰。岸之邊側也。因併攷著於此云。

敬嚴註唐書

王元敬大卿。倔強直自遂。不輕許可。嘗註唐書。自以爲人莫能及。括蒼老士某者。深於史學。亦嘗增註唐

書。因攜以求正焉。王讀至建成元吉之事。遽笑云。建成。儲君也。當以弒書。豈得謂殺。此書殊未然。遂擲還之。某士者大不平。徐起答之曰。殺兄之字。蓋本孟子象曰以殺舜爲事。今卿弒兄之字。出於何書。王倉卒無以爲對。是知文字未可以輕訾議也。

黃子由夫人

黃子由尙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尙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睪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爲之作記。誤書鳥獸魚鼈咸若商歷以興。既已鋟石。分送朝行。胡夫人一誦。卽知其誤。會炳如以藏頭策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毆人等嘗斷其僕。諸士既聞其事。遂作小詞譏詆之。作爲夏王道不是商王。這鳥獸魚鼈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誤也。他日胡氏殂。其婢竊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銜之。遂鞫其婢。指言主母平日與奕者鄭日新通。（都越人。世號起童。）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黥之。未幾。子由以帷薄不修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知。而從善之用心亦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蒼亦死。其婦錢氏悍處。獨任一僕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遂以他事係官。竟斃於獄。且擅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寃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於庭。經營巨援。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從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洪景盧

洪景盧居翰苑日。嘗人直。值制詔杳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眞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册耳。洪爲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

吳郡王冷泉畫贊

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憲聖常持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鞵筇杖。獨攜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爲邏者聞奏。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見。笑謂曰。夜來冷泉之遊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壘石疏泉。像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畫。乃圖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埽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以賜之。亦可謂戚畹之至榮矣。畫今藏其曾孫潔家。余嘗見之。

絹紙

坡翁嘗醉中爲河陽鄭倅書。明日視之。紙乃絹也。遂自題於後云。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蓋古人多

以絹爲紙。烏絲欄乃織成爲卷而書之。所謂蠶紙者。亦以蠶爲紙也。按蔡倫傳云。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簡重。不便人。乃用木膚麻皮等。隋修文殿御覽載晉人藏書數有白絹草書白絹行書白鍛絹楷書之目。又魏太和間。博士張楫上古今字帖。其巾部辨紙字云。今世其字從巾。蓋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疊。卽名蠕紙。故字從糸。此形聲也。蔡倫以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而糸巾則殊也。盧仝茶歌有白絹斜封三道印之句。豈以絹書之邪。

談重薄命

吳興人談重元鼎。少領鄉薦不第。晚就南廊。更數試復不入等。章文莊兄弟皆與之同舍。嘉定戊辰。文莊兄弟在朝。談入京將更試。請曰。二兄何以授我。乃相與作備對數十付。已而文莊入爲考官。得談卷甚喜。所批稍高。編排當在上二等。已而曰。名器不可以故人私之。但使脫助教足矣。於是稍移向下。既而算計四等合放若干。而談之名適在末等之首。竟垂翅而歸。一文學之微。造物亦靳之耶。

椰酒菊酒

今人以椰子漿爲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唐殷堯封寄嶺南張明府詩云。椰花好爲酒。誰伴醉如泥。九日菊酒。以淵明採菊白衣送酒得名。而不知西京雜記所載菊花酒法。以菊花舒時。併採莖葉雜秫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此皆目前之事。而未有言者。何也。

混成集

混成集。修內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百譜無詞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嘗聞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數聲。眞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又言無太皇最知音。極喜歌木笪人者。以歌杏花天。木笪遂補教坊都管。間憶舊事。因書之。以遺好事者。蓋二曲皆今人所罕知云。

明眞王眞人

王妙堅者。本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居常以符水呪禜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少憩。適其鄰有陳生。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臚音風不可疎者。還可禳解否。嫗曰。此特細事。命市眞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且爲持呪。俾之沐浴。蓋是時恭聖楊后方誅韓。心有所疑。而髮臚不解。意有物出示。(俗出示二字疑爲祟字之訛)以此徧求禳治之術。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意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眞。俾主之。累封眞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於是以黃絹方丈。帝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後住太乙東宮。

牙

詩曰。王之爪牙。故軍將皆建旗於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退。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

曰牙。緣是從卒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誤轉爲衙。珩璜論云。突厥畏李靖。徙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牙飾之。所以自表識也。太守出有門旗。其遺法也。後人遂以牙爲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則建旗之義。或以衙爲廨舍。兒子爲衙內。唐韻註。衙府也。亦訛。武德元年。宇文化及下牙。方敢啓狀。釋文。牙旗名也。軍中所建。高保勗病。召衙內指揮使梁延副衙內。蓋官稱耳。唐謂前殿爲正衙。豈亦以衙仗建旗而名邪。

字舞

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猥妓數十。羣舞於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爲不經。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久矣。